

龙彼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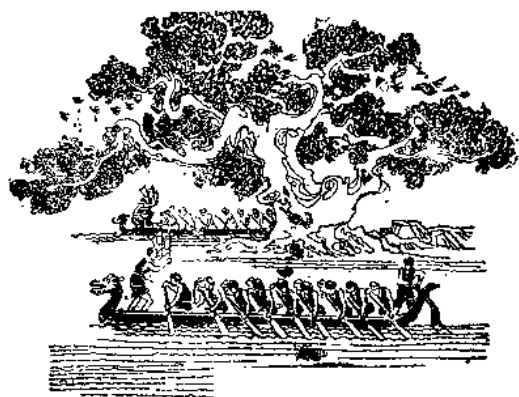
闯魔窟



CHUANG
MO KU

闯魔窟

龙 彼 德

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宋 歌
封面设计：宣 森
插 图：王福林

闯 魔 窟

Chuang Mo ku

龙 彼 德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- 印张 4 12/13 · 字数 75,000
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- 13,800
统一书号：R10359 · 17 定价：0.75 元

目 录

一、旱龙船比赛	1
二、撩人的锣鼓声	14
三、“红船能胜利吗？”	27
四、贺老总双骑赴会	39
五、摇头旗的孩子	48
六、敌与友	60
七、月黑风高夜	72
八、只身闯阎府	85
九、天下穷人是一家	98
十、盼红军	113
十一、贺龙回来了	124
十二、闹端午	134

一、旱龙船比赛

“咚，咚咚……”“铿铿铿……”锣鼓声乍起，把大街上一个拎着鱼筐的孩子吓了一跳。还有六、七天才过端午，各村的龙船都未下江，哪儿来的龙船锣鼓声呢？

他十二岁，平头，赤脚，上穿一件红色背心，下着一条蓝布长裤，虽然体质单薄，却长得豹头环眼，十分精神。他叫于猛子，是城西凤凰村最有声望的篾工于大胜的独生子，今天是跟着他爷爷——远近闻名的老艄公于一公到城里给修参议员送鱼来的。

“咚，咚咚……”“铿铿铿……”锣鼓声又响了。这回他听清那声音是从前面不远处一大群人中发出来的，好象就发自人们的嘴上。

“公，你把担子歇一歇，给我看住这个鱼篓，我到前面看看去。”小猛子撂下鱼篓，一头就扎进了人丛。

“嗨嗨，小孩子，就是爱看热闹。”于一公歇下肩上的鱼担子，嗔爱地说。他六十八岁，须眉皆白，但精神矍铄，动作敏捷得象个二、三十岁的后生。

“莫挤！莫挤！”人丛摇晃着，叫喊着。小猛子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从人们的胳膊窝下钻过，象头小牛犊似地横冲直撞，快到最里层时，竟把一个留独根大辫的女孩子撞倒了。

“背时，砍脑壳的！你没长眼睛呀？”小女孩一边拍打着衣上的灰土爬起来，一边尖声骂道。当她定睛看清这个冒失鬼的面貌时，却转怒为喜，欢乐地叫着：“猛子哥，你什么时候进城来的？”

小猛子一愣，这才看清这个比他小一岁的丫头那副好看的瓜子脸和杏仁眼，也欢乐地叫道：“么妹子，你跟谁进城来的？”

“跟我公。他到河街买桐油去了。我们鳌头村新打了一只龙船，准备再上一遍桐油就下水，今年还要给云溪口白船‘包锅盖子’。你呢？”

“我也是跟公来的。修参议员的家庭教师王向红托人捎信给我爹，要一担新鲜鱼过节……”

“莫讲话，莫讲话！”一个脑袋挺大、年约十二岁的孩子粗暴地干涉道。

“你管我呢？瞎吃咸鱼乱操心！”么妹子大辫一甩，横了对方一个白眼，凑近猛子耳朵，悄声说：“他叫八哥，是云溪口那只粪船划头桡的儿子，脑壳大，坏点子多着哩！”

一个太阳穴上长疤，穿着稽查服、姓阎的大人走

过来呵斥道：“不准讲话，看热闹也得站远点。现在，旱龙船比赛开始。上手：阎家湾黄船，水手：阎拴戟；下手：通河桥红船，水手：董小佬。”

于猛子、幺妹子都闭了嘴，向场中望去。但见两只旱龙船齐崭崭排列在街沿，都有三尺来长，一只黄的，一只红的。两个十三岁的孩子手上拿着大蒲扇，分别站在两边，正紧张地准备着，只待疤子裁判一声令下，便摇扇发船，穿过长街。他们的身后、大街的两侧，围满了大人与小孩，还有七、八个孩子怀捧着不同颜色的旱龙船在一旁等待着，县城的交通一时为之断绝。

所谓“旱龙船”，就是篾与纸扎的船，形状与江中的龙船差不多。即把一根青篾的两头用火烤弯，让它翘起来，再用一根细麻绳绷紧，篾上贴着一个个用对联纸折成的三角，一律尖朝前，口朝后，上端系在绳子上，远远看去，恰似一座横卧在地的多层宝塔。篾的前后绑着两个小竹筒，分别固定着两个木制的轮子。篾的中段插着旗子，旗子与三角的色彩就是这只船所属船种的标志。比较考究一点的旱龙船，还用细铁丝与彩纸扎着头桡、鼓手、旗手、艄公甚至于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等历史人物。玩“旱龙船”的多数是孩子，少数是大人，往往以街为界，用大蒲扇扇动，有短杠（横渡）与长杠（顺渡）两种赛法。水手的膂力与技巧常

常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。

阎炮子举起右手，大声叫道：“各就各位，预——备——起！”

随着他从空中落下的右手，“噗噗噗”，两把大蒲扇迅速扇动起来，一黄一红两只龙船同时离开了南街沿，向北街沿射去。两个水手鼓着腮帮子，同时喊响了龙船的锣鼓点：“咚，咚咚……”“镗镗……”

围观者激动了，开头是孩子，接着是大人，也用嘴唇与舌头敲响了助威的锣鼓：“咚，咚咚……”“镗镗……”

于猛子和幺妹于忘记了一切，大声叫着：“通河桥红船，展劲！”

八哥和一个圆头圆脑的孩子也挤上前来，放声呐喊：“阎家湾黄船，展劲！”

观众很快地分成了两伙，各以岸上不同的地段为他们所属的船种鼓噪助阵：

“通河桥红船，展劲！”

“阎家湾黄船，展劲！”

尽管战斗气氛多么浓烈，两个水手的表现却使人十分失望。他们都穿着白绸衫、青绸裤，一看就知道是阔少、公子哥儿，平时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一把蒲扇似有百十来斤，不是连扇十下举不起来，就是扇柄戳手、扇面歪斜，那张着大口的三角吃不饱风，哪

里还有劲头朝前跑呢？一会儿，黄船走艄了，尖头顶着了观众的鞋子；一会儿，红船打横了，用死力一扇，竟掉转船头朝起跑线返回。急得猛子不住地埋怨：“呆子，呆子，都是书呆子！”气得么妹子骂出声来：“饭桶，饭桶，全是大饭桶！”

八哥与小胖子也着急地叫道：“用力扇，莫歇气！”

在观众的责备与催促声中，那黄船水手阎拴载有点明白过来，他红着一张马脸，掏出手绢擦了擦额上的汗水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，然后挥动扇子，用力扇了一下，“骨碌碌”，黄船向前滑出了两三尺。

“对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照着龙船后半截扇，一扇接一扇，不要停下来。”小胖子跟在后面，大声指点着。

“咚，咚咚……”“铿锵……”八哥也跟着来，擂鼓助威。

阎拴载用尽吃奶的力气，一扇接一扇地扇着。“骨碌碌”，“刷刷刷”，黄船拨正了方向，顺利地朝前划动，终于“笃”的一声，船头撞在北街沿上，而那只红船还在南街沿转着磨磨哩！

“阎家湾黄船胜利了！”欢呼声倏地而起，其中数那个疤子嗓门最响。

在众人的吹捧下，阎拴载鼻孔翘上了天，骄横无比地说：“在辰州城里，哪一只红船也不是我阎家湾黄船的对手！”

阎疤子谄媚地说：“小少爷说得对，今年端午……不，从今年开始，年年端午的龙舟冠军都是我们闽家湾黄船了！”

由于疤子稽查的干预，站在一旁、捧在怀里的四、五只红船都唯唯诺诺，不敢上前。

这下子可把于猛子与么妹子气破了肚皮：“这不是一篙子打满船人，欺侮我们红船无人吗？”

阎拴载用眼角瞟了瞟于猛子，不屑一顾地说：“不服气？那你就扛只船来比一比！”

于猛子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他两手空空，上哪儿找旱龙船去？

“怎么样？老虎吃天，瞎吹泡泡吧？”阎拴载得意了，蓦地他脸色一沉，鄙夷地说：“穷鱼花子，肚儿都混不圆呢，还想玩旱龙船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……”

“你敢骂人？”于猛子的“猛”劲来了，他把手一扬（吓得阎拴载后退了两、三步），指着对方鼻子说：“有种的，你就等在这里，我不找条船来，包你个‘锅盖于’就不姓于！”说罢，也顾不得么妹子，一个人径自挤出了人丛。

小猛子在火里，他爷爷于一公却在水里，此刻正盘腿坐在街边一张竹床（不知哪个崇拜者搬来的）上，对着一大群店铺的伙计、老板（在大街上又形成了另一个中心）眉飞色舞地介绍去年端午龙舟竞渡的最后

一场冠军争夺战：“……刚过径水，阎家湾黄船先我们两对桡；船过江心，我们红船先阎家湾黄船两对桡。快要奔岸时，则来了个平楚。锣鼓点紧得象放炮子，呐喊声震得耳朵直发麻。怎么办？我记起了一句老话：‘你乱我不乱，一变应万变’，猛地抽了一桡，我们的红船就象戳了一刀的火焰驹，一个虎跳，窜上前了，整整赢了他阎家湾两对桡……”

“好，好……”听讲者虽然多数是去年那场比赛的目击者，但仍然听得兴高采烈，如痴如醉。

“这就叫做‘不怕疯来不怕刁，关键时刻见真招’……”于一公是个聪明、乐天的老头子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嘴唇皮太薄，喜欢唠叨，他正要继续铺排下去，却不料孙子跑了过来，一张口就把他的话打断了：

“公，快莫摆你的龙门阵，阎家湾黄船在那边封王哩！”

“阎家湾黄船？封王？”于一公眨着眼睛，迷惑不解地问，“还差三天才过端午，各村的龙船都没有下水，阎家湾黄船怎么会封王呢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公，他们在比赛旱龙船，有个叫阎拴载的，吹牛皮说全县没有一只红船是他阎家湾黄船的对手。”

“闹了半天，原来是小孩子做游戏……莫睬他，下水才见真招，这冠军是我们凤凰滩的无敌龙舟，随

他盐（阎）家湾、酱（蒋）家湾，都夺不去。”

“哎呀，公，你不是常说：‘不蒸馒头争口气’吗？他阎拴戟讲了我们红船许多坏话，你忍得我忍不得。快，把鱼送到修参议员家去，找王向红老师借只旱龙船给我。走，你快走呀！”

站在红船一边的听众也听出问题的严重性，一齐劝道：“于一公，你老人家快给你孙子想想办法吧。常言说‘士可杀而不可辱’，这黄船的气焰不压一压也太不象话了。”有两个年青伙计干脆挑起于一公的鱼担子，背起于猛子的鱼篓子，“来，我帮你们把鱼送去。”

谈兴未尽的于一公，只好从竹床上下来，跟着小猛子等人去火神巷口修参议员家。

王向红，二十七、八岁，中等身材，白净皮肤，仪容十分潇洒、英俊。他听了小猛子的叙述后，微微笑道：“争强好胜，倒是好的，但千万注意，不要打群架，闹械斗啊！”他回头叫来了他的学生、修参议员的幼子、十二岁的修沅生，嘱咐道：“沅生，把你的那只旱龙船借给猛子用一用。”

沅生乐颠颠地抱出了一只全红、簇新的旱龙船，交给子猛子，同时说：“我也去！”

于一公把鱼过完秤，搬进厨房，正想走，被王向红叫住了：“于大叔，修参议员叫我打听一下你们今年赛船前的准备工作，正好我这儿还有一副白肚、半斤

辰州老窖。我们一边喝，一边扯怎么样？”

于一公素来敬重读书人，对王向红印象尤其不错，当场高兴地答道：“好！”

猛子与沅生赶到通河桥街上时，那一大群人还没有散。么妹子眼尖，拍着巴掌叫道：“猛子哥回来了，黄船的克星到了！”

阎拴戟冷笑着说：“克星？还不知道谁克谁呢？”

猛子高屋建瓴，压倒一切地说：“当然是红船克黄船，凤凰滩克阎家湾！”

阎拴戟十分轻蔑地说：“恐怕是叫花子发财——梦里吧？”

“少磨牙齿少罗唆，我们现在就赛一头！”

“我已经封过王了，要赛先跟别的黄船、白船赛，赛不赢他们，你休想跟我放对！”

“好，我红船让你们上风，摆在这里了。”于猛子接过沅生手上的蒲扇，一指南街沿他放好的红船，挑战地说，“来吧，十只、百只，我不怕！”

下南门一家杂货铺的少爷捧来了一只白船，用鼻子哼道：“我来教训教训你！”

疤子稽查抬起了手：“各就各位，预——备——”

白船不等“起”字出口，就抢先摇扇出发了。

么妹子与沅生一齐叫道：“犯规，不算！”

可疤子裁判却视而不见，理也不理。

“不怕他痞，我一扇子就可以赶上。”猛子向两个小伙伴安慰道，大臂一抡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蒲扇在空中画了个半圆，带起一股强劲的大风，将红船上的十余只三角只只都鼓得满满的，“骨碌碌”一阵轮子响，长船似箭一样射了出去，立即赶上了那抢跑的白船。

“噗，噗，”猛子紧接着又扇了两扇，红船一下子到了街心。“噗，噗，噗，噗。”接着四扇，那只旱龙船不偏不歪，“笃”的一声，碰着了北街沿石制的“终点线”。

“嗬，整整赢了五船！”

这阵势谁也不曾见过，这臂力也确实使人吃惊，阎拴戟吓得张开大嘴，拚命叫道：“尤家巷黄船、余家桥白船……统统给我上！”

然而，上去的不是被“包了锅盖”，就是被“甩了秤砣”……反正是孔夫子搬家，只有输（书）。

喜得么妹子拍红了巴掌：“黄船、白船，全是粪船！”

乐得沅生喊哑了嗓门：“红船、红船，赢个没完！”

那些赛输过的红船包括通河桥董小佬在内，没有一个不抬头挺胸、眉飞色舞……

又急又怕的阎拴戟不得不上阵了，他刚将自己的旱龙船放到起跑线上，阎疤子就伸过手来：“且慢！我要问问这位红船，知不知道我们阎少爷的父亲是谁？”

猛子闷声闷气地说：“我只认船不认人，管他爹是张三、李四，还是王二麻子……”

“大胆顽童，竟敢骂我们堂堂正正的闾团总是‘王二麻子’，你还要脑壳不要？”原来闾拴戟的父亲闾飞虎是辰州团防局团总，他脸上正长着几颗白麻子哩。这一下子让疤子抓住话柄了。

“我说‘王二麻子’，并没有说‘闾大麻子’，你凭什么用话压我！八成是赛船赛不过我，故意找岔子吧？”

小猛子急中生智的激将法弄得疤子下不了台，半天才讷讷说：“竖起没有米桶高，横起没有电杆粗，哪个怕你呀？赛就赛，不过我们少爷累了，得换个水手。”

“水来土屯，兵来将挡，随你换！”

“好吧，憋坨，你来跟他赛，让他知道，黄船不是好惹的。”

应声走上来的那个圆头圆脑的小胖子。

沅生贴着猛子的耳朵说：“他爹叫闾一桡，是闾家湾黄船的头桡！可有股子蛮力气哩，你可要小心！”

猛子回答着：“嗯。”

疤子又举起了右手：“各就各位，预——备——起！”

猛子先摇扇子，红船抢点起动，憋坨愣了一下，接着摇动蒲扇，黄船立即追了上来。

“于猛子，展劲！”

“阎憨坨，展劲！”

呐喊声抬起了一条街。

果然正如沅生所说的，憨坨力气大得很，一扇紧接着一扇，他那只黄船不转向，不走艄，几乎和红船同时到达北街沿。

“平了，平了，不分胜负！”阎拴载高兴地叫道。

“不对，不对，红船赢了一桡！”守在北街沿的董小佬说。

憨厚的憨坨赞成董小佬的意见：“红船是比我们黄船快一点。”

庖子裁判狠狠地瞪了憨坨一眼，“你晓得什么？我发令枪还没响，他红船就抢跑了。按我的裁决，红船犯规，应该没收，这冠军是我们黄船的。”

“对，对，对，我起跑慢了，这冠军应该是我的。”憨坨又否定了自己刚才的说法。

么妹子喊道：“我们没有犯规，裁判不公平！”

庖子煽动道：“莫听饿狗乱叫，红船想赖账，快把它缴过来！”

憨坨弯腰去拣红船，屁股上挨了阎拴载一脚，重心不支，整个身子都扑了下去，把那只旱龙船压了个稀哩哗啦。

“你为什么砸烂我的船？”猛子心痛得泪水直冒，一把抓住憨坨的前襟。

